

湖濱散記

Walden

全新譯本

世界生態文學的先驅

構成美國人性格的十本書之首

一本智慧、寧靜、超凡入聖的「綠色聖經」

亨利·大衛·梭羅 著
樂軒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It depicts a serene lakeside scene. In the foreground, a wooden pier or walkway with a railing extends from the left towards the center. The railing consists of vertical posts and a horizontal rail. The pier leads into a body of water that is shrouded in a thick mist or fog, making the far shore and any structures there indistinct.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the bare, dark branches of a tree hang down, some with small, dark buds or leaves.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quiet and contemplative.

湖濱散記

亨利·大衛·梭羅 著
樂軒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湖濱散記

作者◆亨利·大衛·梭羅

譯者◆樂軒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葉癩英

責任編輯◆徐平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0 年 10 月

定價：新台幣 280 元



ISBN 978-957-05-2529-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者序：梭羅和他的《湖濱散記》

亨利·大衛·梭羅，十九世紀美國傑出的作家和哲學家，1817年出生於美國麻塞諸塞州的康科特。他二十歲畢業於哈佛大學，大學畢業後，熱愛大自然的他遠離了繁華而喧囂的都市，在鄉間做了四年教師，然後便開始寫作。1845年的7月4日，美國獨立日這天，二十八歲的梭羅獨自一人來到距康科特兩英里的華爾騰湖畔，離群索居二年多。1854年出版了他的《湖濱散記》。

他帶著一把斧頭走進叢林，築起木屋，自耕自食，與野獸為鄰，與日月清風為伴，過著一種原始簡樸而又詩意盎然的生計。《湖濱散記》記錄了梭羅獨自一人在華爾騰湖畔生活的全過程以及他對世俗生活、自然界以及精神理念的分析與評價，思想深刻，見解獨到，對現代人有著巨大的啟迪價值。

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以後，美國人對梭羅的評價越來越高，對他的迷戀日趨增強。1985年《美國遺產》評選「十本構成美國人性格的書」，梭羅的《湖濱散記》名列第一。評論界認為，梭羅最先啟蒙了美國人感知大地的思想。《湖濱散記》被譽為是現代社會的「綠色聖經」，梭羅則被稱為是「綠色聖徒」，成為了美國文化的偶像。

《湖濱散記》給讀者的第一印象往往就是書頁上撲面而來的梭羅對大自然的熱愛之情。在梭羅眼裏大自然是美麗的。他說過大自然就是他的新娘，而華爾騰湖是大地的眼睛，是康科特冠冕上的第一顆明珠。在梭羅眼中，大自然生機盎然，充滿靈性。他認為，自然界哺育了人類，人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人類應當尊重自然、熱愛自然，與自然親密無間、和諧相處。在《湖濱散記》中梭羅把大自然稱作曾祖母：「是什麼藥物使我們得以保持健康、安詳和滿足呢？不是你我曾祖父的藥物，而是我們大自然曾祖母的萬能的蔬菜與植物性藥材。」在梭羅的筆下，大自然慈善而慷慨，為人類提供陽光、風雨、夏季、冬天，永遠提供健康和歡樂。大自然與人類息息相通，它對人類充滿同情心。

根據《湖濱散記》的記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界的一切讓梭羅心悸和感動。他或逍遙自適地泛舟湖上，與潛水鳥嬉戲，感受自然的神奇與瑰麗；或洞穴觀蟻，體會生存的莊嚴與殘酷；或靜坐林中，在蛙聲和鳥鳴中領悟生命的本質。田鼠是他的兄弟，在他的屋子下面做窩，和他共用麵包；知更鳥在他屋側的一棵松樹上住居，受他保護；鸛鵒是他的「母雞和幼雛」；冬天鼯鼠住在他的地窖裏，和他分享馬鈴薯的美味；野兔也到他的門口來，吃馬鈴薯皮……一個人住在林中，雖偶爾

感到寂寞，但是他感覺到「能跟大自然做伴是如此甜蜜，如此受惠。」他「屋子周圍的每一個聲音和景象都有著無窮無盡的友愛。」

梭羅對大自然抱有一份深深的尊敬和感激，他把自己看作是大自然中普通的一員，沒有高高在上的姿態。梭羅生活的時代正好是一個充滿競爭的工業時代。相應地，他也厭惡和批判工業文明與科技發展對自然的破壞。事實上，1844年鋪設的康科特至費奇堡的鐵路經過華爾騰湖的西面，造成康科特地區森林被大量砍伐。梭羅在《湖濱散記》中曾哀嘆：「我第一次划船在華爾騰湖上的時候，它四周完全給濃密而高大的松樹和橡樹圍起，……可是，自從我離開這湖岸之後，砍伐木材的人竟大砍大伐起來了。從此要有許多年不可能在林間的南道上徜徉了，不可能從這樣的森林中偶見湖水了。如果我的繆斯女神從此沉默，那是情有可原的。樹林被砍掉了，你還指望小鳥會歌唱嗎？」

梭羅的焦慮並非沒有理由。這種焦慮並非只是對個體生命的關心，而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生存問題的焦慮。1845年，梭羅在日記中寫道：「在神的時代消逝之時，別的神的代理人和具有神性的人將幫助人類提升到大大超過其現有狀態的高度。」正如二十世紀的大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認為的：諸神的引退，意味著「貧困」時代的到來。這種精神的高度貧困正是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最終意味著人類的道路是否還可以繼續下去？那個被海德格爾稱為貧困時代「詩人之詩人」的荷爾德林

在《萊茵頌》中唱道：「……阿爾卑斯山巒鬼斧神工／那是遠古傳說中天使的城寨／但何處是人類／莫測高深的歸宿？」那麼，人類該做出怎樣的抉擇呢？

面對一個物欲橫流卻精神貧困的世界，梭羅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生活法則，那就是簡單生活、回歸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崇尚精神生活，輕視物質享受。在梭羅看來，人的發展絕不是越來越多地占有物質財富，而是精神生活的充實和豐富，是人格的提升，是在與自然越來越和諧的同時人與人之間也越來越和諧。

美國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芒福德早在 1926 年就對梭羅的簡單生活給予很高的評價，他指出：「梭羅也許是唯一的停下來並寫出他的豐富體驗的人。在人們四處奔波的時代，他保持著平靜；在人們拼命賺錢的時代，他堅守著簡樸。」「簡單化沒有使梭羅走向頭腦簡單的狂熱，卻使他走向了更高的文明。」

梭羅的生活方式影響和感染了一代作家。《寂靜的春天》一書的作者——卡森在緬因州西索斯波特購得海邊的一片林地，蓋起她的小屋。小屋的四壁全有窗戶，好讓她觀林望海。傑弗斯這位著名的美國生態詩人在加州卡梅爾海邊的山上親手蓋起了名叫「鷹塔」的住所，與鷹隼、山石、紅杉、青苔同居，面對浩瀚的太平洋吟誦他的詩作。愛德華·艾比於 1968 年出版了以美國西部大峽谷的生活經歷寫就的《大漠孤行》，其後又沿猶他州西南部的綠河漂流多日，完成了散文集《漂流而下》，書中的一章題為「與梭羅一起漂流而下」，因為作者是手持一

本第三十三版的《湖濱散記》進入這次旅途的。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

二

在梭羅看來，人的德行修煉至關重要。他恪守一種比法律更高的道德原則。他在《湖濱散記》中表現出的離群索居，從根本上說是一種與社會機構和社會潮流抗爭的精神。梭羅的個人主義思想使他不願意人云亦云，而且和愛默生一樣，梭羅堅決反對任何機構化的組織，認為人應當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不是法律或規章制度。梭羅關注的重點是，個人利益高於機構利益；任何機構化了的組織都不能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相反，機構應當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使人人有機會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實現自己的生活目標。

他認為「真正的美國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國家，你可以自由地過一種生活方式，……在這個國土上，並不需要強迫你支援奴隸制度，不需要你來供養一場戰爭，也不需要你付一筆間接或直接的因為這一類事情而付的額外費用。」也正是如此，梭羅「願意每一個人都能謹慎地找出並堅持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梭羅說：「我要按自己的方式呼吸。……而我是服從於更高的法則甚於我自己。……我還從未聽過，一個真正的人，會被眾人強迫著按某種方式來生活。」「更高的法則」與個人本性有著緊密的聯繫。畢竟，「若有一粒橡樹子和一粒栗樹子並

排落地，它們都不會謙謙禮讓，而是都服從自身的法則；盡力生長、開花，直到一個到頭來將另一個掩蓋、毀掉。若植物按其本性無法生存，它就必然死掉；而人也不例外。」

人的本性在梭羅的觀念中被闡述為「本能」。他說：「我在我內心發現，而且還繼續發現，我有一種追求更高的生活，或者說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對此許多人也都有過同感，但我另外還有一種追求原始的行列和野性生活的本能，這兩者我都很尊敬。」

在《湖濱散記》裏梭羅描述了他每天清晨在湖中洗澡的情形。這樣的行為印證了他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迷戀。通過這樣的活動，他可以避免一種「非生活的生活」。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梭羅理想中的道德境界。也正因如此，梭羅十分重視個人「德」的培養，即對高尚道德情操的陶冶，只是獲取這種情操的途徑只能深入自然，同自然交流、融合。梭羅的個人主義思想就這樣同他的超驗主義理想密切地聯繫到了一起。

三

讀者在閱讀《湖濱散記》時還可以親切地體會到梭羅對於東方文化的思索與熱愛。譬如，梭羅的超驗主義哲學思想與佛教的禪宗思想有著諸多相似之處。這裏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

首先，梭羅和禪宗都認為人內在地具有可以使精神不斷完

善的源泉，提高修養要從內在自我中尋求。禪宗認為生命是輪迴，每個生命的最初都是至高至善的真我，而在輪迴當中，本性受到外界各種誘惑，漸漸迷失本心，失去本來面目；肉體的苦行是對心靈進行洗禮，它是飛越重重迷霧，回到人的本初的必要修行。

禪宗指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不論什麼人都自有其靈明覺知之性，即本源的未受污染的心；宇宙萬物皆由心造，覺悟解脫之道絕對不能向外在追求。

而梭羅的哲學思想則強調人內在地具有神性，認為人是有著無限潛能的，可以通過自身努力得到精神的完善。他堅信人內在的德，認為人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努力獲得自身的精神完善和取得自立，人應該直接通過自己而不是模仿他人來尋求真理。

其次，梭羅和禪宗都強調人的直覺在精神完善中的重要作用。佛教禪宗講靜坐以求獲得頓悟，認為靜坐與漸修頓悟是使人的精神不斷得到提升和完滿的有效途徑。頓悟是通過體現佛教禪宗精神目的的直覺領會而獲得的突然的領悟，它強調在沉思默想過程中人的直覺。

超驗主義哲學也推崇直覺，認為人可以通過直覺感知其內在的神性，超靈是人內在神性的來源，超靈代表了先驗主義哲學基礎中神秘的一面，指精神本質，它是每個個體心靈都應為之敞開並可以被人的直覺所感知的。梭羅會在夏天的早晨，在湖中沐浴之後，在陽光普照的門前，獨坐一個早上，樹木圍繞

四周，他在靜謐中沉思。此時鳥兒唱著歌，或默默飛過屋子，「我在如此的時光中成長，並不是從生命中減去時間，而是加多且超出我平常的時間，我懂得東方人所說的靜坐與無為的涵義。」

超驗主義認為人就像一條溪流，其源泉是隱藏的，「如果一個人遵循他內在神光的指引，他會找到人生的正確道路和隱藏的源泉——取之不竭的超靈的力量」，最終將能達到梭羅所說的精神上的完善。

《湖濱散記》一書的哲學價值值得學者們進行深入的研究，而它在人生智慧上的啟蒙意義更引起了廣大讀者的共鳴。

顯然，梭羅追求的是一種返璞歸真，剝離了虛偽和矯飾、充滿了睿智的生活。他尊敬真理，宣導人們摒棄陳規陋習，拋開世俗偏見去過一種充滿了智慧的人生。他認為人們之所以過著這樣卑微的生活是因為視覺沒有穿透事物的表面，把表象當作真實。而人類只要不斷地浸潤於周圍的真實之中，就能領會一切事物的莊嚴與高貴。

梭羅頌揚美德，宣導人們過一種善的生活，認為整個的人類社會都跟道德有著驚人的關係，在美德與邪惡之間沒有一瞬間的妥協。

梭羅過著一種不虛偽、不做作、淡泊的本色生活，這是一種真與善和諧統一的完美生活，這種真與善的統一就是美的根源。

四

除了高度的思想性外，《湖濱散記》在語言風格上也具有獨特的魅力。《湖濱散記》中無論是描寫湖畔自然風光的文字，還是敘述作者湖畔生活的文字和有關的抒情文字，都顯得異常清新，異常形象，異常生動。

比如，作者這樣描寫夜鷹的叫聲：「啊——但願我從未出生！湖這邊一隻夜鷹嘆息道，絕望得焦灼不安，繞圈子飛來飛去，在一棵沒有棲息過的灰色橡樹上落了下來。隨後，我壓根兒就沒有出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在湖的更遠的另一邊立即回應，顫音嫋嫋，如出一轍，而後從遙遠的林肯那邊的樹木傳來隱約的回應聲——沒有出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這一描寫繪聲繪色，有動有靜；其中的擬人手法運用得也相當出色。

梭羅在語言上力求創新，而不拾人牙慧。在該書中，他時常改造熟悉的慣語或諺語，從而推出全新的意義。英語中有個慣語：kick the bucket（死亡）；他於是翻新出 When a man dies he kicks the dust.（一個人死後他的腳踢到灰塵。）這樣一個句子，用以譏諷那些在有生之年囤積舊傢俱的人。這些舊傢俱毫無用處，落滿灰塵。英語中有個諺語：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本末倒置）他就寫出下面的句子，來評說只重視房屋裝飾而無視修身養性的人：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is neither beautiful nor useful.（車子套在馬的前面，既不美觀，也沒有什麼用處。）

《湖濱散記》無論是議論、敘事文字，還是記人、寫景文字，都不時透露出幽默感。比如，梭羅曾用幽默藏譏諷的口吻，用綿裏藏針的方式去警世醒世。他說：「國王和王后的每件衣服都只穿一次，雖然有御用裁縫專司其事，他們卻不知道穿上合身衣服的愉快。他們不過是掛乾淨衣服的木架。」這旨在告誡其同胞不要只講究衣著而無視內心修養。

他在〈結束語〉中寫道：「每個人都是自己領域裏的主人，沙皇的帝國和這個領域一比較，只成了一個小國，一個冰天雪地裏的小疙瘩。然而有的人就不知道尊重自己，卻奢談愛國，而為了少數人的緣故，要大多數人當犧牲品。他們愛上他們將來要葬身的土地，卻不理睬使他們的軀體活潑起來的精神。」在這兒，他用帶刺的戲謔筆調，鼓勵人們要相信自己，自尊自愛，努力修身養性。

目錄

簡樸生活	1
補充詩篇	81
我生活的地方，我生活的目的	83
閱 讀	102
聲 音	114
隱居林中	133
來 客	144
豆 子 地	160
村 子	173
湖	180
貝克農莊	209
更高的法則	219
野獸鄰居	233
室內的取暖	249
從前的住戶和冬天的訪客	267
冬季動物	283
冬天的湖	295
春 天	311
結 束 語	332

簡樸生活

當我寫出下列篇章，更確切地說是其中的大部分篇章的時候，我是獨自生活在麻塞諸塞州康科特鎮華爾騰湖旁森林中一所我自己蓋的小屋裏，周圍一英里之內沒有任何鄰居，完全依靠雙手的勞動養活自己。在那裏，我住了兩年又兩個月。如今，我又回到文明生活中寄居了。

倘若不是鎮上的居民特別好奇，並且詳盡地來打聽我的生活方式，我原來不會這樣魯莽地拿自己的私事來吸引讀者的注意。儘管有人會認為我的生活方式有點古怪，可在我看來並不盡然；而且，考慮到當時情況，我反而覺得非常合理。有人問我吃什麼，我是否感到寂寞、恐懼，諸如此類的問題。還有些人過於好奇，很想弄清楚我收入的哪一部分捐給慈善事業了。而有的人，他們生活在大家族中，於是想知道我撫養了多少個窮孩子。所以這本書在答覆這一類的問題時，請對我毫無興趣的讀者給以諒解。在多數書中，都不用第一人稱的「我」字；可是本書卻加以保留；這一點，就自我意識而言，正是兩者最大的不同之處。我們往往忘記了這點：無論什麼書，其實總是以第一人稱在講話。如果我對他人知之甚多，我就不會在這裏口若懸河地暢談自我。遺憾的是，我由於閱歷不深，也就限於

2 湖濱散記

這個主題了。再說，我還希望每一個作家，遲早都能簡單而真誠地寫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僅僅描述他聽來的別人的生活；有些描述彷彿是他從遠方寄給親人的信一樣，因為要是他過著誠實的生活，那他一定是生活在一個很高遠的地方。也許以下章節的文字特別適合窮學生閱讀。至於其他的讀者，我想他們是會從中各取所需的。因為，沒有人會強迫自己為穿上大衣而把不合體的衣服撐開一道道裂縫，畢竟只有適合的東西才是好的。

我很願意說一點關於看這本書的諸君的事，而不是關於中國人或三明治島人的事，因為看這本書的你，說來是新英格蘭的居民；說一說你們的處境，特別是你們在這世界、在這城鎮的外在境況或環境；說一說那是怎樣的生活？有必要過得這麼糟糕嗎？就沒有改善的可能嗎？我在康科特去過許多地方，所到之處，不管是商店、辦公室、田野，依我看，居民們都在苦修補贖，幹著形形色色非同尋常的活兒。我曾經聽說過婆羅門徒，坐在四面火焰之中，眼盯著太陽，或在烈火的上面倒懸著身體；或側著身子轉望天空，「直到他們的身體再也無法恢復原狀，這時除了液體外，別的任何食物都無法通過扭曲了的脖子輸入胃中」；或者在一棵樹腳下棲身，用鍊子栓一輩子；或者如毛毛蟲一樣，用他們的尺寸之軀來丈量龐大帝國的寬廣疆域；或者用一條腿站在木樁的頂上——然而，即使是這些有意識的苦行贖罪，也並不比我每天親眼看到的景象更令人難以置信、更使人感到驚訝。海格力斯的十二件苦差事與我的鄰居們所經歷的困苦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因為他一共也只有

十二件，做完就完了；但我從未見過這些人宰掉或者擒獲任何一頭怪獸，或者做完任何苦差。他們沒有艾歐拉斯那樣的朋友鼎力相助，用紅通通的鐵塊燒斷九頭蛇的頭根，而他們鏟除一顆蛇頭便立即會有兩個蛇頭冒出來。

我看到一些年輕人，我的同鄉，他們的不幸在於非得去繼承農莊、房屋、穀倉、牲口和農具不可；因為這些東西是得來容易擺脫難。倘若他們降生在曠野的荒坡上由野狼來哺乳會更好些，因為那樣他們就可能用更明亮的眼睛看到，要求他們在其中勞作的是什麼田地。誰讓他們成為土地的奴隸？為什麼有人能夠享受六十英畝田地的供養，而更多人卻命定了，只能啄食塵土呢？為什麼他們生下來就得開始自掘墳墓呢？他們本應該過常人的生活，把他們面前所有這些東西統統推開，能過什麼生活就過什麼生活。我曾經遭遇過多少可憐的、不朽的靈魂啊，他們近乎於要被窒息在人生的重負之下，在人生之路上匍匐前行，在面前推著一個七十五呎長、四十呎寬的穀倉，從來不打掃的奧金的牛棚，祖傳一百英畝土地還得耕種、除草、放牧、護林！可是，另一些並沒有繼承產業的人，固然沒有這種上代傳下的、不必要的磨難，也覺得非拼命工作，無以使數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軀，安然成長。

但人是在錯誤的情況之下操勞的。人的精華部分不久就變成堆肥耕到泥土裏去了。受表面命運的支配，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必要性，人們終身忙碌。誠如一本經書（*The Bible*）中所說的：人們經過勞作，積攢起眾多財寶，又遭蟲蛀銹蝕，最終又